

第六章

与君再遇

身体的剧痛刺激着神经，让十五艰难地睁开了眼，半开的视线中，虽然能感到阳光刺目，可整个苍穹却被黄沙覆盖，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压抑感。

十五动了动唇，才发现喉咙干裂，嘴里还有一股腥咸。

这腥咸，是血的味道。

自己还活着！十五空白的大脑里，此时只有这个念头。

周身没有任何力气，身体就像被人用剪刀裁剪成了碎片，然后再拼凑起来，这种难以描述的疼痛真是比被那魔尊拽入虚空还难以忍受。

黄沙漫天，天气炎热，她知道，若自己再这样躺下去，不用到晚上，可能就会被晒成一具干尸。

动了动身子，她顿时发出疼痛的呻吟，只得艰难侧身，手却一下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。

像玉一般的细腻柔滑，却是冰一样刺骨寒冷。

这是……这是……这是尸体才有的触感！

十五瞪大了眼睛，一下坐了起来，果然看到自己旁边躺着一具被长发遮住面容的尸体。

那具尸体穿着怪异的宽袖长袍，袍子上绣着怪异的图腾，在干燥的日光下，暗自流动着光彩。

这具尸体……不，应该是被自己枕过的尸体，腰间还有她枕过的痕迹。

看着那奇怪的衣服，十五大脑又是一片空白。她当然也见过尸体。自小调皮捣蛋，自诩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此时看着眼前这黑发长袍的尸体，她还是被一种恐惧席卷。她目

光扫到周围，整张脸顿时吓得一片苍白。

她的周围，竟然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具尸体。

这些尸体都穿着长衫，让十五更惊恐的是，他们的衣衫布料看起来质地粗糙，就像被风干多年的古尸，可奇怪的是，他们身下的地面却被鲜血染成了褐色，大多尸体上都有鲜血的痕迹。

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十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然后看向四周。

她所在的地方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荒漠，到处是黄沙，偶尔有几簇杂草……不，那些不是杂草，是尸体。

苍穹烈日像一个火球一样挂在上空，令十五感到头晕目眩。

她活下来了，可这到处是尸体的地方是哪里？

战场？

可除了这些尸体，并没有看到其他武器。

十五舔了舔干裂的唇，再一次感到死亡无声无息地席卷自己。

手摸向胸口，那长命锁真的不在了。

“咦……”

胸前有一丝凉，她低头朝胸前一看，本能地抱着胸蹲在地上。

什么情况，她的衣服呢？

不，她的衣服还在身上，只是因为虚空中遭遇到了匪夷所思的寒气，她身上的棉质衬衫早不堪受力，被撕成破布条，险些春光大泻。

十五环视了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方才那尸体的黑色宽袍上。

思量了半天，她低声道：“姑娘，实在抱歉，我不过是想和你一样死得体面一点。”

她可不想被人发现时，却是衣衫褴褛，一副被人凌辱过的模样。

其他尸体上的衣服都染满了鲜血，她只得选择就近的尸体。恭敬地作了一个揖，十五伸出手，开始脱尸体的衣服。

这衣服是夹领长袍，质地柔滑，即便是当今的丝绸都比不上这触感。

看样子，这应该是一个贵族小姐。

将衣服剥下来，十五发现尸体还穿着三件雪纺内衫，低头看了看手上的黑袍子，她有些犹豫。

天气太热，若她真穿着黑袍，岂不是将所有热量都吸到身上，不等于提前送死？

抱着衣服，她蹲着，又认真地鞠躬，“这位小姐，我再冒昧借一件衣服，纯属情非得已。”

于是，忍着恐惧，十五再一次伸手去脱尸体身上的雪纺衣衫。

恰此时，荒漠上一阵风沙掠来，卷起遮盖住尸体面容的青丝。

十五也没有顾得去细看，只想着赶紧把尸体上的衣服脱下来。突然，她感到一道冷飕飕的目光落在身上，让她正将衣服脱到腰间的动作一滞。

侧首回看，十五迎上妖烧的碧色双瞳。

那瞳中的一汪碧色好似刚出水的绝世翡翠，浓烈而纯粹，却又似初春刚融的冰雪，清澈中又透着逼人寒气，冷得让人敬畏又不敢直视。

偏生卷翘漂亮的睫毛，像蝴蝶纤细的翅膀，透着几分柔和妩媚，合着其本就精致完美的五官，一时间，美得让人难以挪开眼睛。十五方才紊乱的心跳被这份美惊得连呼吸都停滞了。

盯着美人冰冷的目光，十五嘴角有些抽搐。而美人的目光亦从她脸上懒懒扫过，最后落在了十五的手上。

她正在脱人家的衣服。

而那件衣服，已经脱了一半。

美人碧眸突然一沉，那目光竟锋利似刀。

“你干什么？！”

质问警告的声音，却因为虚弱变得没有任何震慑力，反而透着一份让人心疼的娇弱。这语气，似乎让美人也怔住。

美人抬头看着日光，赶紧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十分惧光。

十五将美人衣服扒了一半，美人突然醒来，她继续脱也不是，穿上也不是。

“那什么……”

十五正开口解释，发现美人突然翻身，将脸埋在黄沙里，“滚！”

十五收回手。本就是自己有错在先，自当受这么一骂。

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遮不住春光衣服，十五还是厚着脸皮，拾起方才那件黑袍披在身上，“对不起，谢谢。”

那长袍拖曳在了地上，好在有腰带，绑好之后，十五随便找了方向就往前走。

走了几步，她忍不住回头，发现那美人蜷缩着身体。因为埋着脸无法看清其表情，可是，美人颤抖的身体似乎十分痛苦。

咬了咬牙，她终究止住了去询问的想法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鬼鸟来了！”

“快跑啊，鬼鸟又来了……”

“快跑啊！”

听到这个突然传来的声音，十五慌忙回头，看到荒漠远处，有无数个人朝这边跑来。那些嘶喊声中，夹带着哭声和尖叫声，还有绝望。

这些人飞快而仓皇地跑着，不少人被绊倒在地上，还没有爬起来，就又被后面的人

踩下去。

看着这些朝自己涌来的人，十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过，很快她便注意到，那黄沙飞舞的苍穹之上，突然出现了几个黑点，然后慢慢放大。

那竟然是一种红眼睛、尖嘴利齿，外形像秃鹫却比其大了好几倍的鸟。

那些鸟在空中发出一声长啸，一展翅膀，突然朝人群俯冲而去，几乎瞬间，那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将一个人叼在空中。

那人在空中奋力挣扎，刚发出一声惨叫，就被扔在地上。

“轰！”

十五脚下一晃，方才那人被扔在了自己身前。

待十五仔细一看时，眼前的人，已经成了一具被吸干鲜血的皮囊。

一个又一个的人被鬼鸟抓住，一具具干尸被丢在地上，十五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混乱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世界？”

“跑啊！”

声声嘶喊传来。看到逼近的人群和就在上方的鬼鸟，十五一下惊醒过来。

是啊，逃啊！她回身就要跑，可目光却下意识看着方才的地方，发现那个美人依然埋着头蜷缩在地上。

十五看着身上的衣服。老爷子说，滴水之恩，定当涌泉相报。她抢了美人的衣服，才避免落得一个裸奔的下场，好歹此时该提醒一下美人吧。

十五跑过去，急忙道：“吃人的鬼鸟来了，快跑。”

“鬼鸟？”美人虚弱的声音传来，语气里透着几分惊讶和茫然。

这个年代怎么会有鬼鸟？鬼鸟早在五百年前，三界第一次出现混乱时，就被灭绝了。碧眼美人吃力地抬起头看向天空，可刺目的光照射下来，他吓得慌忙再次将头埋起来。

这细微的动作，让十五的心微微一疼，脱口而出，“我带你走吧。”

话一出，那美人惊讶地掀开美眸，怔怔地看着她。而十五也被自己吓到了。

她明明无处可去，生死难测，却偏在此时产生了怜悯之心。

听着耳边的惨叫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十五蹲下身子，没等对方开口，将其拉到背上，跟着人群往北边跑。

荒漠上，别人都是拿着包袱跑，她却是背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美人在逃命。

十五小时候没少挨打，早学得一手躲老爷子烟斗和老妈扫把的逃跑本领。

背上美人的身体轻盈得诡异，可十五又热又渴又饿，没跑几步脚下就虚浮起来，好几次险些摔倒。

但是，既然话出口了，自己也不能将人半路丢下。

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逃命，没有任何四处奔走的混乱，十五咬牙跟着朝那个方向跑。

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翻过一座小沙坡，十五见荒漠的尽头竟然出现了一道城墙。

像是看到了希望，十五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往前跑。哪知脚下黄沙松软，此处又是斜坡，她一个踉跄，带着美人直接摔了下去，在斜坡一轮翻滚。

黑影掠过黄沙，那些鬼鸟终究追了上来，其中一只直接朝十五俯冲而来。

十五吓得汗毛倒立，突听身下传来一声，“不要呼吸。”

她赶紧闭上嘴巴。那俯冲而来的鬼鸟在十五的头顶上方三尺处盘旋着，尖嘴上的鼻孔一缩一放，似在寻找生人的气息，最终，张开翅膀飞走了。

这样逃过一劫，十五低头看着又被自己压在身下的美人儿，“姑娘，谢谢你。”

美人儿碧眸闪过一道寒光，随即落在一方土墩后面，“遮荫。”

十五赶紧把美人挪到土墩的阴凉处，心道：难怪皮肤像雪一样，原来是惧光。

她坐在旁边，正想着何时进城求助时，却突然发现，跑在最前方的那群难民突然往回跑。十五定睛一看，发现前方天空上黑压压一片——那些鬼鸟竟然拦在了前方。

好在因为靠近城墙，这附近低低矮矮到处是土墙，那些难民纷纷寻到角落躲避起来。

而十五所避之处，也来了几个难民。

焦黄的太阳靠近地平线，十五靠在墙墩上，嘴已经开裂出血，可周围全是黄沙，哪里有水。她侧首看去，好多人也和她差不多。

同十五一起避在矮墩下的，是一个妇人和一个十岁模样漂亮的女孩儿。

女孩儿很疲倦，靠在妇人怀里睡了过去。

夫人目光挣扎，痛苦地看着女孩儿的脸，从袖中摸出一把短刀，朝女孩脸上划去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十五一下拉住她手腕。

那妇人红着眼睛看着十五，“我这是要救她啊。”

“你毁她容是救她？”

夫人略微吃惊地看着十五，“我若不毁了她，一进北冥，她就要死啊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角女皇养了一个男宠，据说极其美貌，可那男宠偏生有心悸，需要噬心为生，而且专挑面容好看的，不管男女。”

“噬心？”十五难以置信地听着。

突然，她感到有人在扯自己的衣服，回身一看，是靠在她左边的碧眸美人儿。

对方掀开眼眸，目光懒懒地扫过十五，命令：“问她，这是北冥多少年？”

那妇人听得十五问，答道：“北冥新历三年，角女皇正式登基第三年。”看着

十五脸上一片茫然，那夫人又问：“你是哪国来的？”

十五嘴角一抽，忙转移话题，“那角女皇需要美貌男女的心，为何你还带着她进北冥啊？”

少妇苦笑，“九州天下妖孽横行，到处是吸血的鬼鸟和吃人的怪物，角女皇将九州其余八国所有的灵源都抢夺回北冥，失去灵源的王国就会被妖魔入侵。可北冥因为汇集了九州大陆所有的灵光，成为了大陆唯一有圣光保护的国土，也成为了九州的圣地。”她指着城墙，“那城墙就有着强大的结界，这些妖魔怪物入侵不得，因此，我们都渴望进入北冥，哪怕是成为奴隶，也好过每日被这些鬼怪追杀。”

“结界……”十五茫然地看向那城墙。

太阳落在地平线上，而苍穹没有一丝云彩，绯红的光芒落在北冥城的西边，在残阳的照射下，十五竟然真的看到一道红色光屏护在北冥城墙之上。

而这……这是北冥的边界。

身侧传来一声冷嘲，十五看着那碧眼美人闭上眼睛，嘴角扬起一抹诡异却又万般苦涩的笑。

那一笑，却让美人苍白的脸上多了一丝妖异的色彩。

十五看得一怔。

她听得美人神志恍惚地道：“三年……又差了三年。”

美人垂着头，长发似水泻在肩头，遮住了那精致容颜。

十五无法看清美人的神色，可美人的低喃和坐姿看起来十分的颓败和绝望。

十五自己又何尝不是？在被那所谓的魔尊拽入虚空之前，她就听到那些执灯人大喊：虚空要乱。

现在真的乱了。十五都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个年代，也不清楚所谓的什么灵源、妖孽，她只知道，临近夜晚，寒气来袭，不冻死，也会被饿死。

妇人手里还抓着匕首，十五取了过来道：“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刚刚在路上，我看到有些草药，说不定有效果。”

虽然不认识眼前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姑娘，可她明亮的双目中却透着未曾见过的冷静，让妇人绝望的心，莫名地燃起一丝希望。

十五握着匕首，又看向旁边的碧眸美人，低声道：“我去找些东西，你别动。”

夜色下沉，暗处的碧眸美人儿并没有答话。

十五一瘸一拐地走出去，到了斜坡处，她忍不住坐在泥沙上，将鞋子脱掉。她这才发现，鞋底早就磨穿，脚跟也全是血泡，有些已经破掉，疼得她直冒冷汗。

将鞋子丢在一边，十五挣扎着站起来。头顶一轮明月高挂，正是最圆的时候，她苦笑一声。

七月十五，是她的生日。

十九年来，她竟要第一次独过生日，还是在一个妖孽横行的地方，而这个生日的礼物，则是饥寒交迫。

走了许久，十五终于找到逃跑时路上看到的丝茅草。这种草类似初长的麦苗，可叶子却带着锋利的锯齿，其根呈白色，味道甘甜，一般生长在旱地。

手里虽然有匕首，可难免还是被那带锯齿的草割伤，待挖完一把时，十五十指已全是伤痕。但是手里不过一小把，根本不够吃，她也不敢走太远，怕迷路，回身往回走，却看到一个身影往另外一处走。

那人走得很慢，也很艰难。

“姑娘……”十五一看，赶紧跑过去，一下拉住那人，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他并未看十五，直接推开她，继续往前走。

一千年，两次打开虚空。

而这一次，时光竟然真的倒流，可还是差了三年——时光将他带回到了那女子死后的第三年。

不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，他想回到女子死前的时光。所以，他要回到忘川河，再一次打开虚空。

“莲啊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披荆斩棘，还为你而来。”

此时的他知道，她不会再来了。

候卿千年，奈何不归！

今晚是七月十五，恶灵刚回地狱的第一日，他需要召唤它们，然后开启通往忘川之路。

头顶乌云翻滚，他立在月光下，碧色的眸中透着凌厉的妖气，脚下黄土随之发出震动。

站在身后的十五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感到地下在涌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下面钻动。

“不是吧……”她面上一抽，“又是什么玩意？”

莲绛面色苍白，碧色的妖瞳里布满血丝，却最终一下跪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随之倒在地上。

第一次进入虚空，他不但没有打开时光之门，自己一身魔性险些被毁，虚弱了五百年。而这一次，凭着千年修行，他虽不至于重伤，可仍逃脱不了受伤，短时间内，魔性难以复原。

再加上今天是七月十五，在人间吃饱了的恶鬼极少愿意出来横行。

看到他突然倒在地上，十五赶紧上前，将他扶起来，靠在自己怀里，“你怎么吐血了？”

摁住他手腕仔细把脉，可十五却看不出一个所以然。

“你不会是饿的吧？”

十五将他挪到临近的一个土墩前，小心翼翼地让他靠在上面，拿出方才挖来的草根，送到他唇边，“试试。”

莲绛微侧身，却是避开。

初见他，漂亮，又干净，身上衣服华丽精致，定是出身高贵。

十五以为他嫌弃那草根脏，便擦了擦，又小心翼翼地递到他唇边，“我擦干净了，你试试吧，蛮甜的，没有涩味。”说着十五自己也嚼了一根，和她想象的一样，有一丝甜，能填肚子。

女子的声音干净清澈，这是……千年来，他听到的第一个人声。

空气里传来一丝淡淡血腥，莲绛掀开眼眸，目光落在了十五伤痕累累的手指上。

十五发现手里那丝茅草上有些许根须，只得收回来，将它们小心翼翼地用匕首削掉。哪知，莲绛目光跟随而来，十五不知为何，觉得他目光微热，顿时莫名一紧张，手里的匕首切过指尖，鲜血溢出，凝结成绯红的血珠。

没等十五擦掉，却见莲绛突然倾身而来，竟低头一下含住了她的手指。

他唇冰凉，可柔软舌尖舔过她指尖时，却带着火一样的灼热，让十五犹如触电一般，刹那间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十五愣在原地，完全不知所以，直到指尖传来丝丝疼痛，她才吓得收回手。

莲绛则被十五突来的躲避愣住了。这明明是她自己送到他唇边，让他吃的。

他抬起是因为吸食了鲜血而恢复了血色的精致脸庞，碧色的眸子在月光下仿似一汪清澈的水，疑惑地盯着十五。

也在此时，他终于看清了这个被自己带入虚空，又背着自己一路逃离的女孩儿。

光洁的额头下，是明亮的双眼，清秀的脸庞此时犹如火烧般的绯红。

这个在他被强行带回虚空时，跟着扑来的女孩儿。

十五被他这般盯着，紧张得心都差点跳出心口。

她赶紧又拿出一根丝茅草送到他嘴边。

莲绛轻启妖娆的红唇，以为十五又送上来，张口欲咬，十五动作飞快，将丝茅草往莲绛嘴里一塞，缩回了手。

嘴里被喂了怪怪的东西，莲绛懊恼地蹙起漂亮的眉，目光十分不善且不满地盯着十五。

感受都他目光里的怨气，十五装作若无其事地吃了另外一根。

这人长得太美，特别是一双妖异的碧眸，简直要将人的魂儿都勾走，可偏生又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于是，十五飞快地偷看了他一眼，假装问道：“好不好吃？是不是甜的？”

看着十五吃得津津有味，莲绛跟着嚼了一口，吐了出来，摇头。

“怎么会？明明是甜的。这会儿可没东西，你不吃，会饿死你的。”

莲绛眼眸扫过，落在她的手指上，舌尖舔过嘴角的血渍，然后微微扬起唇角。

怎么会饿死？有这么一个人类在面前。

忘川河边等了千年，这是他第一次尝到人类的鲜血，却没想到如此美妙甘甜。

鲜血入口，他顿觉身体有一种充实的存在感。

那种感觉，让他贪婪地想要更多，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传言血能唤醒魔的欲，魔的贪婪，可千年来，他为了一个诺言，守在忘川河边，只身黄泉千年，早已忘“血”之说。

身体里还有方才鲜血留下的难以描述的滋味。

仅仅是一点，亦能上瘾，难怪传言中的魔，会杀戮嗜血。

看到莲绛瞳孔中流露出的妖冶色彩和那唇的勾魂动作，十五顿时头皮发麻，跟着鼻子一热。

十五抬手一摸。

“妈呀，鼻血！”

她赶紧别开头，用袖子擦掉，却突然看到几个难民朝这边走来。

那是三个男人，眼神狰狞地看着坐在她旁边的莲绛。十五是女人，虽然没有谈过男朋友，但是女人的本能让她一下看出了那几个男人眼中的不怀好意。

他们的目光一直落在莲绛身上。

十五手中匕首一横，起身挡在莲绛身前，沉声道：“滚！”

三个男人和地上的莲绛都是一怔。

这清冷的声音，竟带着一股震慑力。三个男子看着眼前的少女，显然没有料到她会如此大胆起身拦阻。

看起来羸弱的少女，周身却散发着一股逼人的寒气。

她手中的匕首在月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，将少女的眼神照得透亮而锐利，还有一丝无畏无惧。

一时间，三个男人竟然真的停了下来。

“我们只要他。”走在最前头的男人，指着十五身后的莲绛。

“角女皇到处在寻美人，你若将他交出来，必然会得到一笔赏金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分一些给你。”

十五冷笑，声音却更阴沉了，“滚！”

她虽是生活在和平年代，但自小就知道人心险恶，更懂得什么叫作欺软怕硬。

不管这三个男人出于什么目的要带走莲绛，其最初原因，不过是看见她和莲绛是手

无缚鸡之力的女人。

如果此时她怯弱，被带走的可能不仅仅是莲绛，自己也落不得好下场。

三个男人见十五如此强硬，眼神有些挣扎，可看见莲绛虚弱地靠在石墩上，一动不动，他们三个人相互递了一个眼神。

其中两个冲上来就要夺十五手中的匕首，另外一个直接绕开十五，上前就去拽莲绛。

匕首在夜色下划过一道寒光，直接扎向逼近身前的人。

“啊！”那人肩头鲜血淋漓，发出一声惨叫，而他同伴却顺势在十五难以拔出匕首时，一下扣住她手腕，揪住她头发，往土墩上狠狠一撞。

轰！土墩是黄土泥沙所筑，自然不像砖石那样僵硬，当即被撞得粉碎。十五也被撞得直接眼前一黑，几乎昏厥过去。

“十五，十五……你回来了吗？”

那个低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，十五大脑里竟然出现了一片雪原。

“十五，该回来了！”

那个声音再次响起。躺在地上的十五睁开眼睛，鲜血从她额头上滚下，流入她双眼。

血色的视线中，她看到那漫天飞舞的白雪变成了点点殷红，好似随风飞舞的红梅。

而红梅之下，有一个人手持长剑，随雪而舞。

同时，她感到体内有一丝热力在游走，似乎要冲破身体。

又是这个梦？

怎么又做这个梦了？

十五动了动唇，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两声凄厉的惨叫。

然后有一个人步履缓慢地走过来，蹲在她身边。

血红的视线中，她看到那个人伸出手指轻轻地替她将脸上的血迹擦掉，于是，她看到了一双碧色的眸子和一张绝世的容颜。

“他们呢？”十五吃力地问道。

莲绛看着地上满脸鲜血的少女，幽幽道：“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了？”少女茫然而震惊。

虚空让他虚弱，可方才吸食了少女的鲜血，魔性竟然开始恢复，虽然缓慢，可杀一两个人，却也是轻而易举之事。

再则，有死人的地方，就会有恶灵出现。

恶灵聚集得越多，不等他魔性完全复苏，就能助他开启忘川之路。那么，他又能找到虚空。

碧色的眼瞳掠过一丝连莲绛都不知道的杀意。

十五头晕得厉害，也没心思再追问，闭上眼睛，虚弱道：“姑娘，你能不能扶我起来？”

“没力气。”

莲绛轻飘飘的声音传来。十五睁开眼，看到莲绛竟然侧身躺在她旁边。

荒漠的夜晚本就寒冷，莲绛身体冷得跟冰块似的，更可气的是，莲绛贴着她躺下就算了，还伸手将她一捞，自己像个暖炉一样蜷在其怀里。

十五被莲绛抱得直哆嗦，心中又有气，恨不得吐出一口血来才好。

这姑娘太可恨了！

她今晚三次见血都因为这姑娘啊，现在自己要死不活的，对方竟然将自己当暖炉来取暖。

可十五动弹不得，亦无力反抗。渐渐地，抱着自己的莲绛身上也有了些暖意，不多时，她也不知道是昏了过去还是睡了过去。

少女周身温软，像火一样，莲绛不由地将她收紧。

她身上的体温，让他想起了忘川河边那个白发苍苍的女子——她们身上有相似的温度。

若非那长命锁在他身上，他都有片刻的恍惚，以为这可能是她。

与其茫然地寻找那女子的来世，不如回到时光之门，重新与她相遇。

“要开城门了！”

嘈杂的声音突然传来，十五缓缓睁开眼，发现天已蒙蒙亮，挣扎坐起来，却看到莲绛玩弄着袖子，在晨雾中静静地看着城门方向。

她下意识地摸了摸头，却惊讶地发现额头上没有任何伤口，头也不再晕眩。站起来，十五发现所有人都涌向了城门方向，赶紧拉住莲绛，“愣着干什么，我们也跟着走啊。”

“有人来了。”莲绛眼眸微眯，盯着城门方向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莲绛嘴角轻扬。

是力量非常强大的人。

天要亮了，太阳出来，他就会坚持不住，只得进城。

幸而北冥虽然是九州圣国，可结界到底离圣都灵源太远，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。

“等等。”十五拦住莲绛，盯着那漂亮夺目的脸，道：“你这样进不去。”

莲绛挑眉，碧眸静静地看着十五。那清冷的碧眸里，仿似流淌着初春融化的雪，干净而清冷。

十五拿出手里的蕨草，有些尴尬道：“昨晚你也听到了，你长得太漂亮了……”

莲绛睫毛一颤，犹如黑蝶展翼。

十五鼻血倒冲上脑门。这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？管他的，为了不再招来杀身之祸，她把找到的蕨草揉烂，踮起脚涂在莲绛脸上。

这姑娘可真高。

更可气的是，两个人都睡在黄沙里，怎么自己头发凌乱一身狼狈，可他，除了昨晚莫名吐出的鲜血，那雪纺衣衫干净得不染纤尘，连一个褶皱都没有。腹诽一番，十五手上的动作却十分小心翼翼。蕨草流出的深褐色的汁，涂在皮肤上，待干了之后，就像胎记一样。

女子滚烫的手指滑过莲绛冰凉的脸，让他身体莫名一颤，竟忘记了避开她的碰触。好似一开始，自己就没有厌恶这个人类对自己的碰触。

莲绛目光扫过她纤细脖子上那蓝色的血管，做了一个咬唇的动作。

“那什么……”十五实在难以忍受莲绛那动不动就莫名挑逗的动作，压着怒气道，“自己长这么漂亮，小心引火烧身。”

“很漂亮？”莲绛扬起唇，有些茫然而迷惑地看着眼前嘟着嘴、脸上隐有怒气的少女。

忘川千年来，所有看到他的人，对他恭敬尊敬，别说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，几乎无人敢抬头平视他。

“你还真谦虚呀。”十五气不打一处来。不是漂亮，简直就是美得惊天动地。

她自己是女人，都会被莲绛盯得莫名脸红，昨晚硬是连鼻血都刺激出来了。

很漂亮……

莲绛没有说话。

雾气就要散去，日头马上就要出来。

看着他神色冷漠地离开，十五的手垂在身旁，胸口莫名地有些空洞感。

难民都涌向了城门，十五想起了昨晚的母女，好在一下看到了她们。十五赶紧将剩下的蕨草送了过去，歉意地说匕首不在了。

而莲绛已经走出了几十尺，十五赶紧追上去。昨晚她就把鞋子丢了，赤脚踩在黄土上，不时磕着那粗糙的沙砾，有些生疼。

靠近那城门，巨大的压迫感冲击而来，立时，十五唇上又是一片血红。

十五抬手一抹，看着这突然而至的鼻血，她头脑有些昏沉地蹲在地上。

为什么又流鼻血了？

鲜血透过指缝滴落在泥沙上，十五抬头看向人群，发现莲绛早不见了身影，不由苦笑一声。

这女人太不够义气了，城门一开，就自己先走了。

也罢，本就萍水相识，自己救过这女人，这女人也救过自己，互不相欠。

再说了，她最讨厌那什么冷艳高贵的美人，也懒得用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那美人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搭理自己，一路上都是自己自作多情，自作主张，自以为是。当时真的是脑抽了，才会说出“我带你走”的话。

人家根本不需要自己。

可一想到在这个陌生的鬼地方自己又将孤身一人，生死未卜，那种绝望、心酸和悲伤莫名涌上心头。看着自己鼻血滴答滴答地落下，十五眼角一酸，突然产生一种想要仰头放声大哭的冲动。

刚仰头，十五一下看到晨光中，一张精致得无可挑剔的脸落在头顶上方，那碧色的双瞳正静静地、略微好奇地看着自己。

瞳孔中倒映出的少女，头发凌乱，满脸鲜血，又脏又乱，还极其狼狈。

十五眼角一酸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一下站起来，扑向莲绛，将他一下抱住。

“她”回来了！

“她”回来了！

她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。

她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这么激动，但是，方才陷入极度绝望的她，在看到“她”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，慌乱迷惘的心竟突然莫名安定，莫名开心，莫名欣喜。

身前紧紧抱着自己的少女，带着独有的柔软和滚烫。她双臂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腰肢，两人身体相贴，莲绛感到她体内有一颗心，在强有力地跳动。

咚，咚，咚……最初扑入他怀中时，她的心跳先是狂乱，随后慢慢陷入平稳，却依然有力，且富有节奏。

那一刻，听到她的心跳声，他微惊讶——这便是人类的心跳呀。

心，便是情，便是真正意义的存在。

他也有心，可他的心不跳，因为他是魔，他没有情。

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将他包围，那颗心就贴着他的胸膛。他竟然有片刻的恍惚，或许他的心，也在跟着跳动。

少女从他怀中退出，仰起那脏兮兮的脸，明媚一笑，“你……你回来了？”

她笑的时候，露出洁白牙齿，一双眼睛似月牙那般弯起，可睫毛上却挂着晶莹泪水，滑过她的脸颊。

莲绛伸出手指，那泪水滑过指尖，竟像是火一样滚烫。他惊得忙缩回手，而心口，却传来一阵剧痛。

是这个……

千年前，在忘川河边，怀中女子眼里也有这样的泪水，滚烫了他的手，灼热了他的心，让他为此等了一千年。

那个时候，他初成魔，尚没有意识，许久之后，他才清楚，那是人类的眼泪。

据说，人类在害怕时，就会流出这样的泪水。

“不要怕。”他轻轻开口，目光深深地看着眼前的少女。

此刻的他也不清楚，这三个字，是对眼前的少女说的，还是透过少女，对当年怀中那白发苍苍的女子所说。

这三个字轻轻传来，十五却犹如被五雷轰顶，震在原地。太阳穿过薄雾，淡淡的金光罩穿过他，照在她身上。

那一刻，她似乎看到有人将自己拥在怀里，抬手指着东边初升的日出，用温柔而笃定的声音在她耳边说：“十五，不要怕！”

她抬头看着莲绛，扬起眉眼，开心地笑道：“嗯，我不怕！”

那明媚的笑，恰似春光乍泻，原本脏兮兮的笑脸，眼瞳里泛着的光芒如烟花灿烂，美丽而迷离。整整一千年来，他第一次看到人哭，亦第一次看到人笑。

人类多变的情绪，让他微微怔住，恍惚中，直到后背一阵灼热的疼痛传来，他才惊醒。魔鬼永生不得见光，袒露在日光下，就如同被放在烈火中焚烧。

皮肤被烫伤，黏在衣服上，隐隐作疼。

他低头看着十五光着的脚丫，脱下自己的鞋，“穿上。”

依然清冷的语气，却带着无法拒绝的霸气。

十五试图拒绝。她已经脱掉莲绛一件衣服了，哪里还敢要鞋子。

可莲绛已经迈开步子往城门方向走去，那如玉的雪足踏过黄沙，不沾尘埃。

十五俯身将他的鞋子抱在怀里，飞奔着追上，“我叫卫十五，因为出生在月圆之夜，我便得了这个名字。你呢？”两人也算生死与共，却连名字都不知道。

“唔！”

莲绛突地停下步子，下意识地抬手捂住胸口。

十五……十五……这名字，像回声一样在耳边响起。

“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眼前的少女好奇地追问。

名字……莲绛心脏处传来丝丝疼痛。成魔时，魔会忘记前世记忆，失去自我。因此，他不记得他有什么名字，三界都唤他一声魔尊。

莲啊，若有来生，我还会披荆斩棘为你而来。那白发女子如此说。

莲，应该是他的名字吧。

“莲。”他轻声回答。

“莲……莲，你等等我呀。你的鞋子……”

莲绛走得飞快，十五又舍不得穿他的鞋子，也跟着赤脚追上去。

“莲，你等等我啊。”

周围喧嚣嘈杂，可少女的声音，却带着别样的明媚和清晰。

莲绛原本快速行走的步子，也不得不再次停下来，等着后面追赶来的少女。

上百难民将城门守住，几乎要将那厚重的城门给挤破。

十五拽着莲绛的袖子，无力地蹲在地上，呼吸艰难，“你怎么走这么快啊？”

不知道为何，越是靠近这个城门，十五就越难以呼吸，整个胸腔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挤压。

莲绛任由她拽着袖子，静静地立在城墙的阴影下，看着那道城门。

吱嘎，城门发出一声吱嘎之声，旋即，一道光从里面透出来。

一个骑着白色骏马，全身银装，五官深邃俊朗的男子，手持长矛走了出来。

他身后跟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，穿着浅碧华服的男子，其长相斯文秀丽。两人颇有默契地对视一眼。碧衫男子声音清冷却透着几分威严，对大家道：“大家都站好，排好队，和往常一样，要入我北冥，需要例行检查登记。我白族，在征热血勇士，大家若有意向可报名，遵我白族族规，且英勇无畏者，能脱奴为民，享受北冥圣国的一切荣耀和权利，得我白姓。但是若违反我族规定，将永生被驱逐，不得踏入北冥边界。”

“是白将军，是十大家族的白家。白将军亲自来啊，我们运气真好。”

众人都看着那银装帅气的男子，高兴地道。

十五拽着莲绛的衣袖艰难地站起来，迷惑地看着马背上的年轻男子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旁边站着昨晚的妇人，那妇人脸上也露出几分喜悦，低声对十五解释道：“在角女皇领导下，北冥统治了整个九州。而为了方便管辖，角女皇将自己的亲信分为了十个贵族，白族就是十大贵族之一。他们会将愿意将入北冥境内的难民收为家奴，若有才能者，甚至能脱掉奴籍。这就是白族大公子，白折，白将军。”

“那说话的男子呢？”

“啊，这是白族最年轻的管家，据说是白将军的爱人。”

十五瞪大了眼睛，震惊地看着妇人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可方才两人对视时，那默契的目光中，的确有难以名状的温柔。

十五大惊。这北冥民风也太开放了吧。两个男人啊！

她突然想起，那角女皇据说还有男宠呢。

好吧，见过吃人的鬼鸟，再见这种，还有什么让她奇怪的？

她下意识地抬头看着莲绛，发现他依然安静，那卷长漂亮的双瞳，抿紧的唇已有了些许湿润，如晨光中暗自欲开的花瓣。

看得十五再一次心跳紊乱。

这人长得太美了吧，看得她头晕目眩，身体都摇摇欲坠。

感受到身边少女晃来晃去，莲绛不由侧首，发现十五目光涣散地盯着自己，鼻血哗啦啦地流。

他这才想起，这被自己从异时空带来的少女，身上没有任何灵力，越是靠近北冥，她就会越虚弱。

手心悄然落在十五后背，一张结界凝结张开，将她护住。

因为有结界的庇护，十五一下清醒过来，忙尴尬地低下头，恨不得将整个人埋在沙砾里。

因为有白大公子亲自来招募，所有人都排好队，安心地入城为奴，甘于投在白族名下。

队伍井然有序，这些历经生死的难民脸上都写满了希望。

哒哒哒！突地，一队黑色的骑兵突然冲了出来，长矛一横，带头的络腮胡男子高声喊道：“今日，亲王将巡视此郡，所有人都不得入内！”

“亲王……”

“亲王？”

“亲王。”

城外所有人全都发出抽气声。

那白将军和青年男子都变了脸色，眼底掠过一丝震惊。

十大家族，整个九州或许仍有些人未必都知道，也未必都能分得清，可这九州天下，如今却有四个人，可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无人不尊，无人不惧。

而其中，能与角丽姬齐名的，便是这人口中的亲王，这九州唯一的另外一个“王”，当今得女王喜爱的男宠。

据说此男姿容倾城，奈何患有心悸，角丽姬便命人挖心替其疗养。

此事九州皆知，只是，出于对此人手段狠戾的恐惧，无人敢提出来。

长居深宫的亲王突然出现在这里，众人无不震惊大骇。

白将军第一个反应过来，“女皇曾说，北冥圣国光辉普照九州，九州之民，便是我北冥之民。亲王不过巡游此处，却不准百姓入内，难道是要违抗女皇圣命？”

那男宠不过是仗着女王宠爱，到底还是要依附女皇而生。再则，今日是他白族收兵，这亲王搞这么一出，摆明是与他白族对抗。

角丽姬虽然统治了九州，可此女手段残忍独裁，且又有一个跋扈的男宠，三年来可谓怨声载道，再加上有人传言，九州大陆近期局势将变，真正的王，将会血路重归。

早不满角丽姬统治的十大家族，纷纷抓着任何机会，扩充兵力。

“我违抗了又如何？”

一个突兀的笑声传来，声线华丽，却带着一股让人心惧的慵懒。

此时城门大开，最前方的白将军和碧衣青年一闻声音，慌忙回头。

一辆由八只雪白独角兽驮着的华贵车辇从天而降，在日光下泛着夺目的光芒。

独角兽是古时神兽，通体雪白，寓意高贵尊荣，而这辆马车，竟然由八只独角兽亲自护航而来，可见此人身份何等尊贵。

城门的侍卫纷纷匍匐在地上，以虔诚而卑微的姿态迎接。

白家大公子目光暗沉，直到旁边的青年男子暗自拉了拉他的袖子，他才极不情愿地稍微俯身，行了一个半礼，可眼中却有掩饰不住的厌恶神色。

马车还没有落地时，十五就被莲绛突然拽到了人群最后面。

外面的难民哪里见过这种仗势，当即吓得怔在原处。

十五又何尝不是？那传说中的独角兽，雪白的毛发，琉璃色的双瞳，矫健的身姿，比想象中的还要美。

“都说白将军到处在招兵买马，意图做十大家族之首，看这个阵势，不出仨月，别说十族之首，怕是九州之首都不足为过了。”慵懒的声调，带着丝丝冷意。

招兵买马的何止他白族，十族都在这么做。可这亲王却偏生挑刺在了白族身上，这不是恶意针对是什么？

前些日子，这男宠突然提出要白将军的亲妹，当今最懂音律的女子入宫替他做乐师，白族担忧其安全，谎称其生病，因此，暗自结了梁子。

可这男宠却根本没有放过其妹，竟然专门找来了太医来医治。最后他亲妹不得不入宫。

想到自己的妹妹被困宫中，白将军当即沉了脸，一握手里的剑，就要冲上去。

旁边碧衫男子摀住白将军的手，对他递了一个眼神，然后走到亲王华贵的马车前，双手抱拳，又施一大礼，道：“回亲王，我们接到女皇陛下的命令，七月由白族暂时看守此郡县。”

马车上挂着层层珠帘，隐隐可见一个人姿态闲散地靠在里面。但是因为珠帘层层叠叠，即便有风吹过，也难以看清其真面目。

“你是谁？”帘子里传来一声轻嘲。

碧衫男子微微一怔，旋即回答：“属下为白族管事林……”

“你也有资格和本王说话？”

没等他说完，里面的人冷冷打断了他，原本慵懒的语气，此时竟然带着一丝杀意。

男子面色尴尬。关于这男宠的传闻太多了，却没有想到，真人比传闻里更跋扈嚣张。他扯了一丝笑容，回望气得脸色发白的白将军，暗示他不要动怒。

啪，回身的瞬间，那华贵的马车帘子轻动，一把折扇从里面掉了出来，刚好落在了男子的脚下。